

#80
831507

GUUYUNN NIANNBA BUH INDWU JY JEADINQ
古韻廿八部音讀之假定

錢玄同自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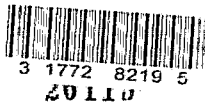
黎錦熤注音

中華民國廿三年，公曆一九三四，十二月。

古韻二十八部音讀之假定

錢玄同

古韻分部，創始於宋之鄭庠，鄭氏作詩古音辨，分古韻爲六部，僅就廣韻以求古音之通合而已。明季顧亭人（泰武）作音學五書，分古韻爲十部，始根據詩易用韻，離析廣韻以求古韻。清江慎修（永）作古韻標準，分古韻爲十三部，平上去各爲一卷，又入聲八部，對於顧氏，頗有修正之功。段茂堂（玉裁）作六書音韻表，分古韻爲十七部，古韻部分已大致就緒矣。戴東原（震）作聲類表，分古韻爲二十五部；此二十五部中，有陽聲九部，陰聲七部，入聲九部，（戴氏尚未立『陰聲』『陽聲』之名，今爲稱說便利計，故用後起之名名此兩類之韻。）其陽陰入相關者爲一類，二十五部共合爲九類；古韻各部的性質與彼此的關係，自此炳然大明。孔樞約（廣森）作詩聲類，分古韻爲十八部，確立『陽聲』『陰聲』及『對轉』之名，（孔氏不分入聲）戴東原益爲精密。王懷祖（念孫）作古韻讀，分廿一部；江晉三（有誥）作音學十書，亦分廿一部；二家皆對段氏之分部加以修正而不全同。夏竦甫（斯）合王江二氏之說，作詩古韻表二十二部集說，分古韻爲二十二部；除入聲尚未全分外，其陰聲與陽聲，應分者盡分，應合者盡合，已無遺憾矣。丁竹筠（以此）作毛詩正韻，亦分二十二部，與夏氏同。其他有嚴鐵橋（可均）作說文聲類，分十六部；姚秋農（文田）作古音譜，分二十六部；劉申受（達祿）作詩聲衍，分二十六部；（書未成）丁若士（國樞）作形聲類篇，分十九部；朱豐吉（駿望）作說文通訓定聲，分十八部，又附入聲十部；張彥樵（成孫）作說文諧聲，分二十一部；陳卓人（立）作說文諧聲孳生述，分十九部；夏竦甫（變）作述



韻，分二十部；龍翰臣（啓瑞）作古韻通說，分二十部；黃元同（以周）作六書通故，（在讀書通故中），分十九部，實二十一部；時吉臣（唐勤）作聲譜，分二十部，實二十二部，若分入聲則三十三部；以上諸家之分部，舉不出葉孔王江四家之範圍。吾師章太炎先生（切韻）作成均圖，（在國故論衡上卷）分二十三部；同門黃季剛（佩）作音略，分二十八部。章君自謂『略依儒先所定部目，無所改作。』（二十三部音準）黃氏承章君之學，又參戴氏之說，將入聲完全獨立，故較章君多五部。玄同博味不學，籍前賢之遺著，聆師友之緒言，以為截至現在為止，當以黃氏二十八部之說為最當。但黃氏之分部，尚有應修正者二點：（1）黃氏諸部之入聲尚應分出，獨立為一部；關於此點，其弟子黃永鎮作古韻學源流，既修正之矣。（分諸部之入聲為聲部。）（2）黃氏豪部，實無入聲，此為段氏所考明者，黃氏則分出入聲沃部。愚對於古韻部分，用黃氏之二十八部，而分蕭部為二，今稱幽部與覺部；合豪部沃部為一，今稱宵部。

韻目名稱，只是符號，無關弘旨；前人借用廣韻韻目者最多，已成習慣，且甚方便，故今仍沿用之。但諸家所用之廣韻韻目頗不一致。今參酌取用，注意者有三點：（1）入聲諸部必須用廣韻入聲韻目，不用去聲韻目，如質不稱至，月不稱祭。（2）所用之韻目，其字必須在古音本部，不用他部之字，如微不稱灰，（灰在咍部）真不稱先。（先在文部）（3）二十八個韻目用字，必須國音讀二十八個不同的音的，如此，方能便於稱說，如佳微不稱支脂之，月緝不稱曷合。

今將愚定之古韻二十八部與夏徵甫之二十二部，章太炎師之二十三部及黃季剛之二十八部列為對照表，如下：，（章君改得至部為質部，久用疑據楊說文聲類之說，合冬於侵。改為二十二部，有論古韻四事一文，見中國大學的國學叢編第一期第四冊。今因文始及國故論衡諸書知之者多，故此表仍用他的二十三部舊說。）



古韻二十八部

陰聲八部

今定	歌	微	佳	魚	侯	幽	宵	哈
夏	歌	脂	支	魚	侯	幽	宵	之
章	歌	脂	支	魚	侯	幽	宵	之
黃	歌	灰	齊	模	侯	蕭	豪沃	哈

入聲十部

今定	月	物	質	錫	鐸	燭	覺	德	緝	盍
夏	祭	(脂)	至	(支)	(魚)	(侯)	(幽)	(之)	緝	葉
章	泰	隊	至	(支)	(魚)	(侯)	(幽)	(之)	緝	盍
黃	曷	沒	屑	錫	鐸	屋	(覺)	德	合	枯

(注)凡入聲合于陰聲者，即照陰聲之韵目，外加括弧爲別。

陽聲十部

今定	元	文	真	耕	陽	鍾	冬	登	侵	談
夏	元	文	真	耕	陽	東	中	蒸	侵	談
章	寒	諄	真	清	陽	東	冬	蒸	侵	談
黃	寒	痕	先	青	唐	東	冬	登	覃	添

二十八部韵目之國音讀法，如下：

德 ㄉㄜ der 登 ㄉㄥ deng 鐸 ㄉㄨㄛ dwo 冬 ㄉㄨㄥ dong

四

談 ㄊㄢˊ tarn	歌 ㄍㄜ ge	耕 ㄍㄥ geng	盍 ㄍㄜˊ her
哈 ㄏㄚˊ hai	侯 ㄏㄡˊ hour	佳 ㄐㄞˊ jia	覺 ㄐㄩㄝˊ jyue
緝 ㄑㄧˊ chih	侵 ㄑㄧㄣˊ chin	錫 ㄒㄧˊ shyi	宵 ㄒㄠˊ shiau
質 ㄓˋ jyr	真 ㄓㄣˊ jen	燭 ㄓㄨˋ jwu	鍾 ㄓㄨㄥˊ jong
幽 ㄩㄠ iou	陽 ㄩㄤˊ yang	物 ㄨˋ wuh	微 ㄨㄟ wei
文 ㄨㄣˊ wen	魚 ㄩˊ yu	月 ㄩㄝˊ yueh	元 ㄩㄢˊ yuan

二十八部之陰聲入聲陽聲相對轉，今參用章君及黃氏之說，列爲一表，如下：

(陰)	(入)	(陽)
歌	月	元
微	物	文
	質	真
佳	錫	緝
魚	鐸	陽
侯	燭	鍾
幽	覺	冬
宵		
哈	德	登
	緝	侵
	盍	談

純元音(包單元音與複元音)爲陰聲，陰聲加塞聲〔ㄐ〕〔ㄑ〕〔ㄒ〕爲入聲，陰聲加鼻聲〔ㄋ〕〔ㄋḡ〕〔ㄇ〕爲陽聲。陰聲又可稱爲『純元音之韻』，入聲又可稱爲『塞聲隨之韻』，陽聲又可稱爲『鼻聲隨之韻』，入聲與陽聲又可總稱爲『聲隨之韻』

韻』。陰聲入聲陽聲元音相同者，古音常相轉變，是名『對轉』。

古韻分部既與後世不同，則其各部之音讀自亦有異，此本極應研究者。然清代的古音學者對於古韻之音讀，多數皆以現代官音讀廣韻之音爲準，如魚部即讀Y，歌部即讀ɛ，陽部即讀ŋ；甚至如明知佳微哈三部必須分析，而仍從支脂之三韻的今音，一律讀i；真文雖分爲二，而仍一律讀爲ɿ；耕登二部，雖明知古音不相通，而一律讀爲ɿ。此與古音真相必不能符合，可斷言也。鄭叔績（述勳）作五韻論，始參攷方音以求古韻之音讀，頗有可采之處。黃元同的六書通故及章太炎師的二十三部音準，（在國故論衡上卷）對於古韻各部的音讀皆有假定，發明甚多。黃季剛的音略中亦言及古韻音讀。近汪袞甫（榮寶），林語堂，魏建功，羅莘田（常瑤），李方桂，王靜如諸氏，多能根據發音部位以說明聲音轉變之路徑，參考方言及外國語等以求古音之真相，時有舊言，可資研究。（所舉數人，皆曾見其著作者；其未見著作者，暫不舉。）

本篇所論，大抵參合古今各家之說而成，間附管見，謬誤必多，訂正之事，俟諸異日。

(陰)	(入)	(陽)
歌	月	元
(開) [a]	[at]	[an]
(合) [ua]	[uat]	[uan]

古音歌部讀Y，這是汪袞甫所考明的。他作歌戈魚虞模古讀考一文，（北京大學的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二號）根據日本的『吳音』與『漢音』及六朝唐人譯佛經的音等等，說歌部古音讀Y，證據甚爲確鑿。後來林語堂作讀汪榮寶歌戈魚虞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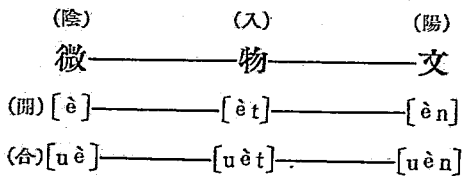
古讀考書後，（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三號，又語言學論叢）唐壁黃（駿）作歌戈魚虞模古韻管見，（東方雜誌第二十二卷第一號，又國故新探）都贊同汪說。惟林氏又謂歌戈韻讀後元音之〔ā〕，麻韻讀前元音之〔a〕。高本漢（Bernhard Karlgren）所定廣韻音讀，亦是歌戈韻讀〔ā〕，麻韻讀〔a〕。按，歌後麻前，切韻廣韻或當如此分析；但先秦古音本無歌麻之別，古音歌部之Y是前〔a〕，還是後〔ā〕或中〔A〕，今不能確知，只因其對轉之月部與元部爲〔ɿ〕與〔n〕幣隨，〔ɿ〕與〔n〕是舌尖聲，與前元音相拼，較爲順口，（國音寫讀〔an〕，九設〔āng〕可證；此聲母折合自然之理，古今一也。）故今假定月部爲〔aɿ〕，元部爲〔an〕，因之即假定歌部爲〔a〕。歌部讀Y之證尚不止如汪林唐諸氏所言，今吳越間方音亦有可以作證者，如蘇州『多日』讀ɿYɿɿɿ，紹興『破』讀ɿY，湖州『哥』讀ɿY，蕪湖紹興等處『左手』讀ɿɿYɿɿ或ɿɿYɿɿɿ，皆是。（以上所舉各字中之Y音，或前或後或中，或圓唇或不圓唇，彼此方音不能一致，今一律用『Y』記之，但求得其近似而已；又彼此方音之聲調亦不一致，故今一律不標調號。）

古音月部中的元音讀Y，這是黃元同與章太炎師所考明的。黃氏云，『此部以入聲「沫，駮，殺，伐」之類爲古正音。』章君云，『古之秦（ɿ）部，如今中原呼麻。』又云，『今吳越間呼秦，則與他方呼麻者同。』他又舉古音月部中字通國皆讀Y者『晤，刮，轄，話，撻，獠，大，達，刺，殺，薩，察，答，刷，拔，跋，伐，罰，發，髮，輓』等三十六字，又吳越間讀Y者『介，疥，界，芥，快，憂，外，帶，泰，賴，癩，拜，敗』等十八字，以爲通部之音準。（章君以月部爲去入對，故舉今去入兩聲之字。）按，歌月爲陰入對轉之韻，其元音必同，歌部的古音既證明是Y，則黃章二君說月部的古音是Y，當然很對，故今假定月部讀〔aɿ〕。

歌讀〔a〕，月讀〔aɿ〕，則元自可假定讀〔an〕；古音元部字，今國音正讀〔an〕，全國通讀皆然。

元明至今，一韻有開口，齊齒，合口，撮口四呼。隋唐宋之韻書中亦有四

呼，據高本漢所研究，則今音撮口呼之ㄐ，隋唐宋之韻書中讀 IX 。按， IX 爲 I 與 X 所排合，必發生於齊齒與合口兩呼之後。我且以爲齊齒呼亦非古音所有，可以用舌根聲的 $\langle$ ， γ ， π ， Γ 變爲舌面聲的 η ， κ ， τ ， T 這件事來證明： $\langle$ ， γ ， π ， Γ 與開口呼之韻相排，本極自然，如 $\langle Y$ ， $\gamma \eta$ ， $\pi \eta$ ， $\Gamma \eta$ 諸音是也；開口呼之韻漸發展爲齊齒呼，本讀 Y ， η ， η ， η 諸韻中之一部分字變讀爲 IY ， $I\eta$ ， $I\eta$ ， $I\eta$ 諸韻，乃產生 $\langle IY$ ， $\gamma I\eta$ ， $\pi I\eta$ ， $\Gamma I\eta$ 諸音；但此諸音，讀起來頗不自然，於是將舌根聲的 $\langle$ ， η ， π ， Γ 移到舌面，與齊齒呼的 I 立在同一的地位，變爲 η ， κ ， τ ， T ，以期易讀，而 $\langle IY$ ， $\gamma I\eta$ ， $\pi I\eta$ ， $\Gamma I\eta$ 諸音遂變爲 ηIY ， $\kappa I\eta$ ， $\tau I\eta$ ， $T I\eta$ 諸音了。觀此，可知齊齒呼與舌面聲實爲開口呼與舌根聲之後起變音。故今所假定之古韻音讀，無撮口與齊齒二呼。至於合口呼，古蓋有之；考廣韻等書中，齊齒與開口之音符（即形聲字的「聲」，舊稱「聲母」）多相同，撮口與合口之音符多相同，而合口與開口之音符則多不相同，據此，可知古無齊齒與撮口而有開口與合口也。然古音讀合口呼之韻實亦不多，歌月元與微物文六部中字，廣韻讀開齊與合撮者各半，古音當爲兼具開合二呼之韻，侯之古音讀 $[u]$ ，與其對轉之燭鍾皆當爲合口呼之韻，餘皆爲開口呼之韻。



黃元同以『歸，葵，追，推』的今讀爲微部的古音，『璫』讀莫奔切爲文部的

古音。章太炎師云，『脂(陰)隊(物)合口俱呼，對轉諄(文)亦合口俱呼。』又云，『隊部「气」字今誤橫口，「儼」「穰」等字今誤閉口，古當如「由」音；「四」字今誤橫口，古當如「碎」音。』他舉了今讀『歸，魁，葵，危，隈，駸，韋，回，自，推，雉，追，崔，雖，水，悲，配，裴，眉，飛，紀，肥，微，雷，蕤』等九十七字爲微部的古音；又舉了今讀『骨，由，兀，胃，位，尉，卉，惠，突，內，戾，出，卒，率，弗，勿，未』等三十八聲爲物部的古音；(章君以物部爲去入韵，故彙舉今去入兩聲之字；又所據之入聲今音爲吳越間讀法，與國音不同。)又謂文部的古音當如今讀。按，黃章二君所說大體相同，惟黃氏似謂微部的古音讀〔ei〕與〔uei〕，文部的古音讀〔ən〕與〔uən〕，爲兼具開合二呼之韵；(黃氏爲浙江定海人，彼讀諄，葵是合口之〔uei〕，『追，推』則是開口之〔ei〕；其讀葵奔切之音，是〔mən〕非〔muən〕。)而章君則謂微物文三部皆有合無開，微部當讀〔uei〕，物部的去聲常讀〔uei〕，入聲當讀〔uè〕，文部當讀〔uən〕。考古韵微物文三部中字，廣韵讀開齊與合撮者各半，似應認爲兼具開合二呼之韵；章君以爲止有合口乎，疑若未諦。至於微部的古音，竊謂非複元音之〔ei〕，而是單元音之〔è〕，蘇州讀廣韵的哈灰諸韵及支脂微齊韵中撮口呼的字皆作此音，今假定爲微部的古音。微部假定讀〔è〕，故其入聲物部假定讀〔èc〕，陽聲文部假定讀〔ən〕。不用〔e〕而用〔è〕者，因微與歌，物與月質，文與元眞，皆常相通轉；歌月元之元音假定讀〔a〕，爲前降元音，質眞之元音假定讀〔ä〕，較〔a〕微升，微物文之元音假定讀〔è〕，則爲前半降元音，較〔ä〕又升，此三音皆密近；若用前半升元音之〔e〕，則嫌稍遠。



質真二部之古音，黃季剛以爲當如今讀廣韻的屑先二韻之音，其說近是。○今國音讀廣韻的屑韻爲〔iɛ〕，先韻爲〔iän〕，愚謂當以〔ä〕爲此三部之元音；因質與錫月物，真與耕元文，皆常相通轉，其音必密近，錫耕之元音假定讀〔ä〕，月元之元音假定讀〔a〕，物文之元音假定讀〔ɛ〕，則質真之元音以假定讀〔ä〕爲最宜。○古無齊齒呼，故今假定質真讀〔äc〕〔än〕。

廣韻的質，真，先，銑諸韻中有一部分撮口呼的字，有些是從他部轉來的；有些是本韻開口呼而後來變爲撮口呼的，如從『血』聲之『恤』古與『誦』通，『開』聲之『鯛』爲『姻』之籀文，『玄』聲之『弦』等讀胡田切，（說文『弦』不云『玄』聲，『弦』等字皆云『弦』省聲。其實『弦』等是從古文『玄』爲聲，蘇從小篆『玄』，並沒有錯。）『勻』聲之『酌』讀余刀切，皆齊齒呼，可知『血』『開』『玄』『勻』諸字古本讀開口呼也。



清代的古音學者，多數以爲佳部的古音讀 ɿ，（他們多稱此部爲支部）耕部的古音讀 ʌ，而哈部與登部的古音也讀 ɿ 與 ʌ，所以他們雖明知古韻的佳與哈，耕與登，絕不相通，而無法分別其讀音。及鄒叔績作五韻論，對於佳耕二部的古讀始有新的發明。○五韻論卷下有論支佳部舊音及論耕清部舊音兩篇。論支佳部舊音云，『今天下雅讀八卦（古化切）無作八怪，佳（古牙切）人無讀皆人街人者，此唐以前之古音。』又云，『今麻部之聲，即唐以前支佳部之聲，故今『卦』

「佳」二字尚存古讀。」按，鄒氏以爲佳部的古音是Y，今音『卦』讀XY，不讀Xɤ，『佳』讀Y，不讀Yɤ，這是佳部古音之僅存者。論耕清青舊音云，『切韻指南有江攝，江攝之音即古耕清青之音也。』又云，『余生長南楚；南楚鄙人于庚耕清青四韵，無一語不合于古音。』及至城郭，則遞相非笑。長沙誹曰，「入瀏陽門，遇瀏陽人，『井』呼『漿』，『請』呼『搶』，『領』呼『良』上聲，『整』呼『章樂切』，『省』呼『想』，『影』呼『決』，『頸』呼『講』。」按，鄒氏以爲耕部的古音是ɿ，瀏陽語『井』讀ɿɿ，『請』讀ɿɿ，『領』讀ɿɿ，『整』讀ɿɿ，『省』讀ɿɿ，『影』讀ɿɿ，『頸』讀ɿɿ，這是耕部古音之僅存者。黎劭西（鐘聲）告我，『不但瀏陽，湘潭也是如此，湘潭鄉語『青白眼』讀ɿɿɿɿɿɿ，『請客』讀ɿɿɿɿ。』（ɿ=[ä]）考古佳部字吳越間方音亦有讀Y者，如『牌』讀Y，『派』讀Y，『買』讀NY，『解』讀Y，『懈』讀Y，『蟹』讀Y，『鞋』讀Y，『釵』讀ɿY，『灑』讀ɿY，『柴』讀ɿY等。又國音中除鄒氏所舉之『卦』『佳』兩字外，亦尚有讀Y者，如『蛙』讀XY，『涯』讀Y等。古耕部字，吳越間方音有讀如ɿ者，與鄒氏所舉南楚方音之讀如ɿ者但有開口與齊齒之異耳，如『打』讀ɿɿ，『冷』讀ɿɿ，『鏗』讀ɿɿ，『省』讀ɿɿ，『耕』讀ɿɿ，『爭』讀ɿɿ，『生牲甥』讀ɿɿ，『櫻』讀ɿɿ，又『成』姓『盛』姓均讀ɿɿ等；黃元同以此音爲耕部之古讀。鄒黃二氏之說大致相同，皆認佳耕二部之元音是Y。林語堂作支脂之三部古讀考，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，又語言學論叢）說古佳部的元音是ia，亦與鄒氏之說相近。今廣州方音讀廣韵的庚耕二韵（包平上去）中開口呼的字爲[ang]。

入聲錫部的元音，方音中亦有讀Y者，如吳越間方音『冊策』讀ɿY，『莊』讀ɿXY。（國音讀ɿXY。）又汕頭讀古錫部字爲[ɿk]，音亦相近。

日本的『吳音』對於古音錫佳二部之元音都讀Y。錫部讀ヤク(yaku)，如『錫』讀シヤク(shyaku)，『益』讀ヤク(yaku)，『歷』讀リヤク(ryaku)，『璧』

古 韻 二 十 八 部 音 讀 之 假 定

讀ヒヤク hyaku) ○若將此ヤク (yaku) 之音還原，當爲 [Yʔ (iak)；因日本無 k 音，故以ク (ku) 代也。○耕部讀ヤウ yau)，如『名』讀ミヤウ (myau)，『盈』讀ヤウ (yau)，『丁』讀チヤウ (chyau)，『寧』讀ニヤウ (nyau) ○若將此ヤウ (yau) 之音還原，當爲 [ŋ (iang)；因日本無 ŋ 音，故以ウ (u) 代也。○日本今音，ヤウ 均變音爲ヨウ，幸其舊拼未改，故得以考見中國古音。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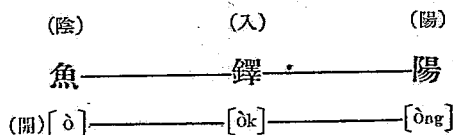
按，古無齊齒呼，佳錫耕三部皆當爲開口呼之韻，其元音雖略如 Y，但不是 [a]，因 [a] 當爲歌部之元音也。○考佳部與歌部常相通轉，晚周至兩漢之韻文，佳歌合韻者甚多，可知佳歌之音必極相近。○耕部與真部的聲隨不同，耕的聲隨是 [ŋ]，真的聲隨是 [n]，而晚周韻文多以耕真合韻，易之彖象及屈賦中亦皆有之，此必耕真二部中之元音極相近也。○歌元之元音今假定爲 [a]，真之元音今假定爲較 [a] 微升之 [ä]，[a][ä] 都是前元音；竊謂佳耕之元音當是 [i]，[ä] 亦較 [a] 微升，與 [ä] 同在一級而較內進，爲中元音。○元真之聲隨爲舌尖聲之 [n]，與前元音相拼較合自然，耕之聲隨爲舌根聲之 [ŋ]，與後元音相拼較合自然，而中元音，則與 [n][ŋ] 相拼皆合自然；耕若用後元音，則與真中之 [ä] 距離嫌稍遠，以用中元音之 [ä] 爲宜。○故今假定佳錫耕三部之古音爲 [ä] [äk] [äng]。

廣韻讀廣韻的庚耕等韻開口呼的字爲 [äng]，而讀廣韻的眞諄文欣魂痕（包平上去）各韻的字多爲 [än]，質術物迄沒各韻的字多爲 [ät]，元音皆用 [ä]，似更可作彖象屈賦中耕真合韻之證，今假定質真二部之古音不從之者，因質真與佳的通轉絕少，其元音未必完全相同也。

查本漢所定廣韻之音，庚耕都是 [äng]，陌麥都是 [äk]。

古韻佳部爲廣韻的支紙寘，佳蟹卦；錫部爲麥昔錫；耕部爲耕耿靜，清靜勁，青迥徑。○廣韻這些韻中有一部分合口及撮口呼的字，以今考之，多數都是從他部轉來的，如『隨，爲，委，搥，睡，竭，麥，蟬，獲』等；有幾個字是本讀開口呼而後來變爲合口呼的，如『卦志』皆從『圭』聲，古音當同于開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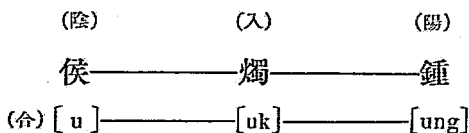
呼之『佳』也。



清代的古音學者對於魚部的古音，都認為是X，即廣韻的模韻之今讀。從顧寧人到黃季剛，全是如此主張。近汪森甫始以為與歌部同讀Y，見歌戈魚虞模古讀考中。我對此說頗為懷疑，因為先秦古音之歌部與魚部是分用盡然，決不能併為一韻；既不能併為一韻，便不能說它們的元音都是Y。我因日本的『漢音』讀廣韻的模韻為オ(o)，魚韻為 ヨ(yo)，廣州讀魚韻的『初疏』等字，國音讀語韻的『所』字，元音都是[o]，認為這是魚部的古音；所以曾在汪氏文後寫了一段『附記』，其中有魚部在周代讀[o]的話，但沒有說明理由。其後林語堂作讀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書後，及再論歌戈魚虞模古讀，(此文亦載語言學論叢中)說魚部古音普通為『開 o』音，(按即ò)有的時候因前音的影響或因方音的不同而變為『合 o』音。(按即òng)我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；我並且以為先秦古音只讀(ò)而未曾變為(o)。今吳越間方音對於廣韻的江唐二韻全讀(òng)，陽韻中亦有讀(òng)者；此乃陽部之古音也；今江北方音對於廣韻的覺藥鐸三韻讀(òk)，此乃鐸部之古音也。陽讀(òng)，鐸讀(òk)，則其對轉之魚自應讀(ò)了。魚部古音讀(ò)，其後舌升而變為(o)，再升而變為(u)，再進前而變為(y)，遂成今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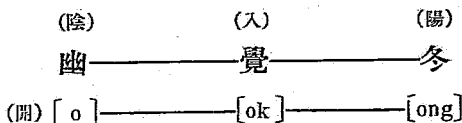
廣韻的魚韻只有撮口一呼，模韻只有合口一呼，而陽聲及藥韻兼齊撮二

呼，唐韻彙及鐸韻兼開合二呼。我以為魚鐸陽三部，古音皆只有開口一呼。○魚既考定爲〔ò〕，自然不是合口呼了。○陽唐與藥鐸，廣韻雖有合撮等呼而字甚少，古音皆讀開口呼：如『黃』古通『衡』『珩』，廣韻『衡』『珩』字皆在庚韻，讀開口呼，『黃』之古音蓋讀〔gòng〕；『荒』从『亡』聲，當爲唇聲字，古蓋讀〔mòng〕；『況』與『卿』通，荀卿亦作荀況，史記但稱『荀卿』，不言『名況』，我以為荀卿之名已佚，『況』即『卿』之同音假借字耳，『況』之古音蓋讀〔khòng〕。○今浙江嘉興讀唐韻中合口呼字皆作開口呼，如『汪』讀〔òng〕，『光』讀〔kòng〕；其陽韻中撮口呼之『王』字，亦有作齊齒呼讀〔jòng〕者；吳越間讀鐸藥韻中合撮等呼字皆作開齊等呼，如『郭』讀〔ko〕，『掘』讀〔cçio〕等；其音皆近于古。○陽部合口呼之發生，蓋因〔ò〕爲圓唇元音，合口呼之〔u〕與撮口呼之〔y〕亦爲圓唇元音，發音時唇的狀態相同，遂將一音複爲二音，而〔ò〕變爲〔uò〕與〔yò〕矣。○廣韻的江韻亦讀〔òng〕，本只開口一呼，而元明以來的等韻家把它分成開合二呼，啞牙唇屬開口，舌齒屬合口，此正與古韻陽部本只開口一呼而廣韻中有合撮呼者同一演變。



古音侯部讀〔u〕，有漢魏六朝的佛經音譯字可以證明，這也是汪森甫所考得的，見他的歌戈魚庚模古韻考中。○按，日本的『吳音』對於侯部字都讀ɸ(u)音。○吳越間方音中亦間存此音，如『喉』讀ɸ'X，『綴』讀ɸX是也。○侯部是〔u〕，則其對轉之燭與鍾應是〔uk〕與〔ung〕，與今國音相同。

清代的古音學者以爲侯與鍾的古音與今音同，設〔ou〕與〔ung〕，而〔ou〕爲開口呼，〔ung〕爲合口呼，開合對轉，覺得不大合適。今知侯部是〔u〕，則侯鍾三部讀〔u〕〔uk〕〔ung〕，當全爲合口呼。



古音冬與鍾有別，當分二部，此孔摛約所考明者，證據確鑿，不可易矣。然此兩部之音讀當如何分別，孔氏却未有說明。後來主張冬鍾宜分析之說者，有殷鐵橋，江晉三，劉申受，丁若士，夏聲甫，張彥惟，陳卓人，龍翰臣，黃元同，時吉臣，丁竹筴諸人；除殷氏合冬於侵外，其他諸人皆與孔氏主張相同，將冬獨立爲一部，而亦皆未能言其音讀與鍾部如何不同。黃元同對於冬部以外之各部皆有假定之音讀，獨冬部闕如；可見分別鍾冬音讀之不易矣。章太炎師始言鍾冬音讀之異，他以爲鍾部古音當如今吳越間讀廣韻的江韻之音，即〔òng〕，冬部古音當如今讀廣韻的東冬鍾諸韻之音，即〔ong〕，（此亦吳越間讀法）而均改其聲隨之〔ng〕爲〔m〕，故鍾部當讀〔òm〕，冬部當讀〔om〕。按，章君對於〔ng〕聲隨之排陽鍾冬登五部，認爲應歸〔ng〕聲隨者只有一陽部，排則應歸〔n〕聲隨，鍾冬登則應歸〔m〕聲隨，其說疑若未允，今不從。其謂鍾部古音當讀廣韻的江韻之音，其中的元音是〔ò〕，此固言之成理，因廣韻的東鍾江三韻皆爲古音之鍾部也。但恐既假定魚爲〔ò〕，侯爲〔u〕，則〔òng〕應爲陽部的古音，而鍾部的古音應讀〔ung〕，故不能遵用師說。至章君謂冬部中的元音是〔o〕，竊謂甚當，故今用之。原鍾冬兩部之音讀所以難於

分別者，實因現在方音（據我們所知道的）讀廣韻的東鍾韻與冬韻皆同音也。○（此在這時已然，故李涪誤以陸氏切韻分別東冬為非。）但一處方音讀此三韻雖無分別，而各種方音對於此三韻之讀法，彼此却並不統一；除甚奇異及與他韻相混者外，極相近而實不相同者，如蘇州杭州嘉興湖州等處讀〔ong〕，紹興讀〔uog〕，北平讀〔ung〕，皆是。考鍾冬二部固應分析，然在詩易中亦有合韻之處，冬之入聲覺與鍾之入聲燭亦有合韻，冬之陰聲幽與鍾之陰聲侯亦有合韻，此可証知冬覺幽與鍾燭侯兩類的元音必極相近。○鍾部今既用北平之〔ung〕，則冬部可用蘇州等處之〔ong〕。又侵部今假定為〔om〕，冬侵合韻，詩已屢見，易傳尤多，蓋冬與侵之元音相同，惟聲隨有異，冬為〔og〕聲隨，侵為〔m〕聲隨也。○冬與登亦相通轉，它們的元音亦必相近，登部今假定為〔éng〕，〔é〕與〔o〕地位亦甚近也。以上為憑假定古音冬部讀〔ong〕之理由。○廣韻的屋沃燭三韻，也是北平讀〔u〕，蘇州杭州嘉興等處讀〔o〕，（湖州則半讀〔u〕，半讀〔o〕）故今假定古音覺部讀〔ok〕。至於陰聲之幽，讀〔o〕固無證據，但幽部與哈部通轉極多，與侯部宵部亦有通轉，哈為〔é〕，侯為〔u〕，宵為〔âu〕，〔o〕與此數元音之地位皆甚相近，故如此假定，也不算沒有理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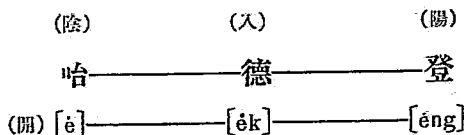
清代的古音學者以為幽與冬的古音與今音同，讀〔iou〕與〔ung〕，而〔iou〕為齊齒呼，〔ung〕為合口呼，這在等呼上又有扞格了。今假定幽覺冬三部讀〔o〕〔ok〕〔ong〕，則全為開口呼。

高本漢所定廣韻之音，東與屋是〔ung〕與〔uk〕，冬與沃是〔uog〕與〔uok〕。

(陰)
宵
(開) [âu]

宵部常與幽部相通轉，亦與魚部相通轉；部中有一部分字後來變爲入聲而又分二支，一在廣韻的藥韻中，一在廣韻的錫韻中。根據以上的通轉及變遷來推測宵部的古音，愚謂可即依今國音讀〔âu〕，今說明如下：幽部是〔ō〕，魚部是〔ò〕，廣韻的藥韻與鐸韻皆古之鐸部，鐸部是〔òk〕；〔ō〕〔ò〕二音皆後元音，後元音中尚有〔u〕〔ã〕二音，此四音之順序，則〔u〕爲升音，〔ō〕爲半升音，〔ò〕爲半降音，〔ã〕爲降音。宵部若讀〔âu〕，則是由降至升之複元音；此複元音若縮短而變爲單元音，稍移即爲〔ò〕，稍歛即爲〔ō〕，宵部轉魚轉幽，即是此理。其變入鐸部與錫部者，鐸部之元音是〔ò〕，錫部之元音是〔ã〕，〔ã〕較〔ã〕微升，較〔ò〕微降，而地位偏前，爲中元音；〔ã〕〔ò〕〔ã〕三音距離甚近，複元音加聲隨，最易變更其原來之音，故宵部將〔âu〕音加〔k〕聲隨，不易成爲〔âu̯k〕，不變爲〔òk〕，即變爲〔ák〕，於是宵部字混於鐸錫二部之中矣。

〔âu̯k〕不易成，〔ãung〕亦不易成，故宵部無對轉之韻部。戴東原以陽蕭（即宵）藥三部爲一類，於音理雖可通，然陽部與宵部通轉之証極少，在古韻中實不能認爲對轉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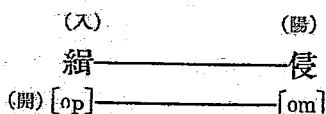


段茂堂作六書音韻表，分析廣韻的『支佳』，『脂微齊皆灰』，『之咍』諸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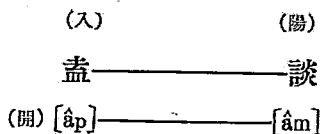
爲三部，實爲古音學上一大發明，其後治古音者，除苗仙範（夢），張乳伯（行季）等一二妄庸人外，無不用段氏之說。然段氏能分析佳微咍爲三部，而不能知其音讀如何不同，仍依廣韻的支脂之三韻之今音，三部均讀爲〔i〕；後來孔樞約，江晉三，夏竦甫諸人亦皆如此讀，此必非古人音讀之真相也。○黃元同始創新說，對於咍部，云：『此部當依廣韻咍韻讀之，以「該，臺，才，來」爲古正音。』章太炎師亦謂當讀廣韻的咍韻之音，並舉『該，改，戒，械，埃，亥，孩，海，戴，態，台，代，來，耐，才，哉，災，保，采，杯，陪，備，每』等七十九字之今讀，謂此乃古咍部之正音。近楊遇夫（樹達）作之部古韵証，（見彼所輯錄之古聲韻討論集中）亦主張咍部當讀廣韻的咍韻之音。○黃氏爲定海人，章君爲餘杭人，其讀廣韻的咍韻字皆爲〔è〕。（章君在所舉七十九字後注云：『〔杯〕等十四字如江南音。』此謂『杯』等諸字亦當讀〔è〕，不當如國音讀〔ci〕。）楊氏云：『竊疑古讀之部之韻，蓋以「咍」始，以「衣」終。』按：『咍』即〔a〕，『衣』即〔i〕，是楊氏以爲古咍部當讀〔ai〕也。○愚謂咍部固不應讀〔i〕；然若讀〔è〕讀〔ai〕，則仍有不可通者。因此部古與幽部合韻及通轉最多，幽部之音，無論如愚所假定之讀〔o〕，或如今音讀〔iou〕，皆與〔è〕〔ai〕等音距離甚遠，決難通轉。○咍部亦與魚宵相通，魚部今音讀〔y〕〔u〕，愚假定讀〔ò〕，宵部今音讀〔âu〕，愚所假定之古音即同今音，以上諸音亦與〔è〕〔ai〕距離甚遠。總之，與咍部相通轉的幾個韻都是後元音，而〔è〕與〔ai〕則都是前元音；對於彼此相通轉的韻而說它們音讀的距離這樣的遠，那是很難相信的。○近林語堂又以爲之古讀ü，咍古讀 eü。（支脂之三部古讀考）他認爲之與咍古非一部，所以應該有兩種讀法。○關於分部的問題，林氏的意見蓋與毛大可（奇齡）相近，而與顧寧人一派不同，我是申顧細毛者，現在且不去討論它，只論咍部讀 ü與 eü 之當否。（林氏之ü即〔y〕，eü 則我不甚明白，只好姑且依其字母而含糊讀之。）○愚謂林說略勝於黃章楊者只有一點，即 ü與 eü 二音與幽部的今音〔iou〕相近，可以解決咍幽常相通轉這個問題。○但幽部的古音若不同於今音，則林說仍不可通。還有一層，咍部中之

『母』字，讀〔mí〕或〔mai〕，固覺不合；讀 mǎ 或 meü，亦同樣可疑；又『哉，矣，耳』等『虛字』若讀 ü 音或 ei 音，亦覺在語氣上太不自然。故我對於林氏之說亦以爲不可從。○考哈部的入聲德部今通讀爲〔é〕，其陽聲登部今通讀爲〔êng〕；國音與此通讀之音亦大致相近，國音以北平爲標準，北平（不僅北平，北音大抵皆如此）讀德部，其音較通讀內進而微升，爲〔o〕之不圓唇音，即ㄛ；讀登部之元音，較通讀微內進。○德部與覺部，登部與冬部，皆相通轉；覺冬假定爲〔ok〕〔ong〕，則德登可即以今音爲準，其元音可即用〔é〕，因〔é〕在前後與升降之間，所佔的區域較廣，若粗略地標誌國音，德與登亦可一律用〔é〕。○故今即假定德爲〔ék〕，登爲〔êng〕。○德登二部中之元音既假定爲〔é〕，故其對轉之陰聲哈部亦即假定爲〔è〕。○哈部讀〔è〕，今口語對於『虛字』尙多有之，如『之』讀〔tè〕，（今作『的』）『其』讀〔kè〕，（今作『格』）『矣』『已』讀〔lè〕，（今作『了』）詳章君新方言卷一釋詞。○哈若讀〔é〕，則與幽之〔o〕，魚之〔ò〕，宵之〔âu〕諸音皆得相通矣。○〔é〕在前後之間，又在升降之間，故不但可與後元音相通，亦可與前元音相通；哈部亦同與微部通轉，則因〔é〕與前元音之〔è〕亦可相通也。）

廣韻的之止三韻止有齊齒呼，哈海代三韻止有開口呼，蒸拯證三韻止有齊齒呼；登等三韻皆開口呼，而登韻的喉牙二音有合口呼；職韻爲齊齒呼，而其喉音有撮口呼；德韻爲開口呼，而其喉牙二音有合口呼。○總之這些韻中惟喉牙二音間有幾個合口呼與撮口呼，此皆後起之音，於古皆爲開口呼也。○如登韻『莫』字古在明紐，當讀〔mèng〕；德韻『或』字『國』字及職韻『域』字，古實爲一字，而與『有』字相通，當讀〔gèk〕。



侵部與冬部通轉最多，與冬部之陰聲幽部亦有通轉，章君以爲幽部與侵冬二部皆對轉，其說甚是。如此，則侵之元音應與幽同；侵冬二部之元音相同，惟聲隨有異，侵是 [m]，冬是 [ng]。緝覺之異亦當與侵冬相同。考日本的『吳音』，緝韵讀 オフ (ofu)，侵韵讀 オン (on)，如『邑』讀 オフ (ofu)，『吸』讀 コフ (kofu)，『陰』讀 オン (on)，『今』讀 コン (kon)。若將此 オフ (ofu) 與 オン (on) 之音還原，當爲 ㄛㄝ [op] 與 ㄛㄇ [om]；因日本無 m 音，故以 ㄣ (n) 代，無 p 音，故以 フ (fu) 代也。(日本今音，オフ 均變音爲 オー)。按，此當爲緝侵二部之古音。幽覺冬已假定爲 [o] [ok] [ong]，今依日本的『吳音』，假定緝侵爲 [op] [om]。



盍談二部之古音頗難假定。章太炎師云，『談部古音如今廣東音，收唇；初發，願亦染下。』(因上文有『官音願染而下』之語，故此云『亦』。)這是主張談部的古音當讀 [âṃ]。考江慎修有侵穿談修之說；談間與陽元歌宵諸部相通轉，盍亦間與月相通轉，陽元歌宵月諸部中之元音皆修音，則盍談中之元音亦當是修

音。今即根據師說，假定盍部爲〔âp〕，談部爲〔âm〕。○（章君謂盍亦讀〔âm〕

則未九。○）

高本漢所定廣韻之音，覃談都是〔âm〕，合盍都是〔âp〕。

民國二十三年，公曆一九三四，十二月九日。

卒 時 哀 怒 哭

（附言）方括弧〔〕中是國際音標，因印刷不便，所以有幾個暫用羅馬字母替代，如下：

〔â〕=〔ɑ〕 〔ă〕=〔e〕 〔ă〕=〔æ〕

〔ê〕=〔ə〕 〔è〕=〔ɛ〕 〔g〕=〔g〕

〔ng〕=〔ŋ〕 〔ò〕=〔o〕

(附)用兩式國音字母標記古韻二十八部之寫法

國音字母有“羅馬字母”及“注音符號”兩式，把它們稍微變通一下，便可標記假定的古韻二十八部之音，如下：

古韻韻目 (陰聲八部)	羅馬字母		注音符號	
	詳式	略式	詳式	略式
歌	a, ua	“ ”	Y, XY	“ ”
微	è, uè	“ ”	ㄝ, Xㄝ	“ ”
佳	â	“ ”	ㄚ	“ ”
魚	ô	“ ”	ㄛ	“ ”
侯	u	“ ”	X	“ ”
幽	o	“ ”	ㄜ	“ ”
宵	âu	au	ㄛ	“ ”
哈	ê	e	ㄝ	“ ”
(入聲十部)				
月	at, uat	“ ”	Yㄛ, XYㄛ	Y, XY
物	èt, uèt	et, uet	ㄝㄛ, Xㄝㄛ	ㄝ, Xㄝ
質	ât	“ ”	ㄛㄛ	ㄛ
錫	âk	ak	ㄚㄛ	ㄚ
鐸	òk	“ ”	ㄛㄛ	ㄛ
燭	uk	“ ”	Xㄛ	X
覺	ok	“ ”	ㄜㄛ	ㄜ
德	èk	ek	ㄝㄛ	ㄝ
緝	op	“ ”	ㄜㄛ	“ ”
盍	âp	ap	Yㄛ	“ ”



(陽聲十韻)

元	an, uan	” ”	ㄢ, ㄣ	” ”
文	èn, uèn	en, uen	ㄣ, ㄣ	” ”
真	ān	”	ㄢ	”
耕	āng	ang	ㄣ	”
陽	ōng	”	ㄣ	”
鍾	ung	”	ㄣ	”
冬	ong	”	ㄣ	”
登	èng	eng	ㄣ	”
侵	om	”	ㄣ	”
談	ām	am	ㄣ	”

(說明)羅馬字母的詳式，爲審音而設，其用與國際音標相同，故 ā, â, â, è, è, è 諸母都要加上記號以辨別其音。其略式則爲古韻之韻符，故僅將兩韻用同一字母或同一拼法者，於其一加記號，即歌作 a 而佳作 â, 月作 at 而質作 ât, 元作 an 而真作 ān, 幽作 o 而魚作 ò, 哈作 e (詳式作 é) 而微作 è; 至如 èt, èn, àk, āng, āu, èk, èng, āp, ām 諸韻，沒有別的韻都與它們用同一拼法，故記號皆從省略。注音符號對於國音所無之 ā, ān, â, ò, òng, ong 六韻，將ㄢ, ㄣ, ㄣ, ㄣ, ㄣ, ㄣ六母倒寫成ㄣ, ㄣ, ㄣ, ㄣ, ㄣ, ㄣ作它們的韻符。m 聲隨之韻非國音所有，即用拼合法，於元音後加 m。入聲亦非國音所有，亦用拼合法，於元音後加 ㄣ, ㄣ, ㄣ。其略式可將ㄣ與ㄣ聲隨之八韻省去聲隨，僅記入聲調號『・』，因此八韻所假定的元音無一相同，故可用此省略法；若明韻，則宜依詳式寫。



